

“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,而是诚挚的问题。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,但是同鼠疫做斗争,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。”

“诚挚是指什么呢?”

“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。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,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。”

——阿尔贝·加缪,《鼠疫》

从上海出发,到抵达雷神山医院,再到近几日进隔离病房临床工作;疫情消息渠道从网络媒介转变为更直观的感受,我一直在想阿尔贝·加缪所说的“诚挚”到底是什么。

诚挚一定不是一个人的诚挚,不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诚挚。

是所有人的。

张文宏医生说:“这个病如果只有医生看,是不可能看好的。”

这次疫情,连接了整个国家和诸多个体的命运。苦难,生死,爱情,人情,道德,良心,情怀,责任,抗争,都在被一一重新打量着。

还未完成心理建设,就已经完成了角色转变。从健康人群到病人,从996上班族到宅男宅女,从人民教师到网络主播等。这场战役,我们需要每一个人,进入社会角色,带着诚挚,同舟共济。

且可说此处的诚挚是安分,是担当,是信仰,是团结,是希望,是达观,是灵药。也可以说是闭门不出,是逆流而上。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种诚挚,那么你心里的诚挚是什么呢?

我先分享两个“诚挚”。

我所在的病区有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大爷,头发花白,人也瘦小,反应很慢,牙齿落得所剩无几,一口方言我和同事听得愣是摸不着头脑。我们把饭喂到嘴边,能听懂他的一句“恰不动(吃不动)”。

不吃饭营养跟不上,抵抗力也会越来越差。我和同事小心地把鱼肉骨头剔了,再捣成鱼糜,拌入泡饭里,将它细细捣得更好下咽。一次只喂小半勺,以防呛咳。大爷配合地一口一口地抿着,来来回回估摸着半小时过去了,他摆了摆手,示意不再吃了。在我们整理垃圾的时候,他憨憨地对着我们嘿嘿笑了起来。

会心一击,这可爱的诚挚啊。

也许他在用笑声跨越语言障碍表达对我们医护人员的感谢;也许是他每天盯着白花花的墙盯倦了,见着两个白花花的“大白”进来忙活,觉得有意思;也许只是不好意思自己牙落光了吃饭比较慢。

无论如何,他这一刻的诚挚,给了我力量去诚挚地工作。

另一个,是在我剪辑视频时在群里找到的素材。

视频里穿着紫红色花棉袄的大妈,一边激动地比画着一边大声说道:“有你们我很安心,有你们我就有了希望,谢谢你们。”声音响亮且沙哑,说罢向面前和窗外的两位医护人员用力地比赞、敬礼。

臃肿的花棉袄下,大妈的敬礼动作用情、用力,且标准。

我惊叹大妈面对灾难时的乐观积极,感动她用最真实质朴的方式表达感谢。

依然,是这可爱的诚挚啊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五岁男孩称新冠肺炎病毒为“病毒”,简单、好记。回家不想洗手,我说,必须要洗,因为有病毒;在家待久了想出去玩,我说,不能玩,因为有病毒;口罩戴久了想摘掉,我说,不能摘。“因为有病毒”,还未等我说完,他抢先一步。

病毒是什么,可怕吗?他眨巴着眼睛一脸迷惑。

我搜罗关于冠状病毒的绘本,讲给他听。病毒长得很像皇冠,寄生在野生动物身上。人和野生动物接触,病毒就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了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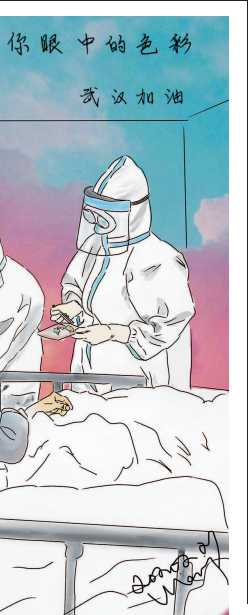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样的动物呢?他问。

比如,蝙蝠,穿山甲。我答。

1988年齐鲁晚报创刊,总编辑对我提出一个要求:在全国范围内邀请大家、名流赐予大作,以此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。时间不长,国内诸多名家都给了我们精彩之作,而且逐渐形成以这些名家为核心的固定作者群。在与这些大家名流打交道的过程中,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插曲,稿费问题就是其中之一。

钱不在多,收到就行,恰恰,因为种种原因,编辑部划出的稿费经常送不到作者手中。稿费收不到,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要稿子。想到约稿时的那种真诚、急切,以及当天发稿当天寄出稿费的承诺,有可能被误认为虚情假意。在来来回回的查证、问讯,以及焦急的等待之后,编辑部决定派我到作者相对集中的上海送稿费。那时,上海有几位重点作者。也是那时,甲肝病毒横扫上海,从1987年秋季开始的这场甲肝,到1988年初已经蔓延整个城市,据说有数十万人因患甲肝住进医院,也有死亡病例。但是,必须去。

1988年3月2日,农历正月十五,晚上8点多,我怀揣着300元稿费,带上老家的几个“杠子头”火烧,还有大蒜、板蓝根,以及为防病毒之用的口罩和手套,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。下午,还到防疫站打了一针。上得车来,放眼看



说,“我们留下来给那些狗狗猫猫吃吧”,他把它扔在一个铁盆里,等野猫野狗过来。

一个阳光温暖的正午,果真有只野猫寻味来到我们的花园,他兴奋地端着铁盆过来,放在水泥地上。偷偷地躲到瓢窗,看猫儿吃他剩下的面条和鸡翅,样子可爱极了。

他渐渐对病毒有了一些形象上的概念,坐在桌前用橡皮泥做那个所谓的皇冠病毒。做着做着,突然嘟囔了一句:“都怪那些吃野生动物的人啊,否则怎么会传染病毒呢?他们是坏人吧?”

我不知怎么回答,不能随便就给人贴标签啊!

去,硬卧车厢里就有一个同行者。他到济南公干,朋友送了一提包的大蒜、板蓝根和生姜。同行者说,听说上海人本来特别讨厌吃大蒜、大葱和生姜,现在顾不上了,也开始如山东人一样生嚼葱蒜姜。

一夜无话,车到上海。先去解放日报找我的好朋友周智强帮着安排住处。住下了,吃呢,成了大问题。很多酒馆饭铺已经歇业,重要的是也不大敢在饭馆里吃。还是智强,把我拉到家里让父母给我做饭吃,而且相当丰盛,那美好的滋味至今不忘。

吃住没问题了,怎么才能找到我要找到的人,又成难题。像冯英子他们年纪稍大,平时去办公室就少,这时就更少了。其他几位先生本来就不坐班,现在就更不坐班了。而在这样非常时期,到家里去自然十分不便,也不像现在这样通讯方便。这些都是临来上海之前没有想到的。情急之下,我就去新民晚报社,坐在大门口,想碰一下运气。

其时,风很大,行人匆匆。从早到晚,太阳西去,在我就要撑不住准备离开的时候,一位看上去文质彬彬、手提一只旧式黑色提包的老人从楼里走出。我没见过冯英子先生,想象中70岁左右的老先生应该就是这样。我便迎上前去,“您是冯……”话音未落,老先生已经把手伸出来,握住我说:“我叫赵超构,新民晚报的。”赵超构,如雷贯耳的名字,现在他就在我眼前,就握着我的手,只是此刻我还不知道说什么,倒是赵超老(后来新民晚报的朋友告诉我,他们这样称呼他)先问我,从哪里来,到上海办什么事。我如实说来,赵超老听了手一摆说:“回去吧,回去吧,这时候送什么稿费,我见了冯先生他们说一声就行了。”见我还在犹豫,又挥着手撵

我:“走吧,走吧!”说完,提着包走了。也是后来听新民晚报的朋友说,他经常乘公交车上下班,包括疫情时期,让人敬佩。

是啊,赵超老说得对,我来得确实不是时候,找人难,找到了人家也为难,给人家点钱,说不定还怕钱上带病毒呢?

算了,回济南府。虽没有完成任务,却见到了赵超老,足够幸福一辈子。当晚坐上回济南的火车,车内如来时一样空荡。回到济南先去邮局把稿费寄走,又到办公室给冯英子诸先生每人写了一封信,告诉他们我南行上海的事。晚上,去丈母娘家报到,内弟在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,跟我打了个招呼,饭也没敢跟我一起吃就躲起来了。

三十几年过去,旧事犹如昨天。



“其实坏人也不是坏人,我们只要把道理跟他讲明白了,他就不会再干坏事了。”他又说。

我听着新奇,逗他:“那为什么有时我给你讲道理,你却不听呢?”

“我是小孩,他是大人啊!”他急了,“大人是讲道理的。”也对,我心想。

晚上开车途经徐家汇美罗城,他喊道:“妈妈,你看那大屏上写的,‘武汉加油,中国加油’。”

他竟然认识这些字,我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对,加油,加油!”他攥紧小拳头,双臂用力地晃动了两下。

嗯,加油!

《今生今世》头一句就是:“桃花难画,因要画得她静。”

小樽,子夜,雪花,那么静,那么静,我又从何写起。

一群人,为了岩井俊二1995年的那部电影《情书》,三九时节,来到了小樽。

车进小樽,已入夜。车窗外,静静的一片白茫茫,看不到大海,也看不到远山。甚至来不及去量一量马路当间隔离带雪墙的高度,就拉着行李走进了房间。

窗帘是打开着的。一路之隔,竟就是石狩湾。几十艘游船就这么静静地泊着。却原来,什么港的之夜,都静悄悄。

本来有一丝余憾,就是没下雪。也好,不下雪,静。

我就要在这样的小樽的臂弯里入梦,去梦中寻觅那一纸情书。可是窗里窗外,那么静,那么静,我多想听到那一声,“你好么?”

晚饭时分,我们下车,路过书店的时候,恰巧看到一位邮差在一个红色的信筒里拣信。那信筒,尺寸大了些,却正是电影里的那种红色。那种令人心碎的红色,他拣到的信里,会不会有谁写给刚到小樽的我么?我宁愿我是感冒的。

晚饭后,在路边,我为了拍那些晶莹剔透的琼枝,也许太靠近了一点,簌扑扑,树叶上掉下一些雪粉。我一阵内疚。好像是木心说的,静,是因为她的周围也是静。我心不静了,惹得你也不静。于是,你生气了,不给我写信了。

我竟一夜无梦。

静静地,我醒来。窗外有朝霞,路上有车辆,还是没下雪。

你出生的时候是在夜晚,灯光下,你的婴儿肌肤细腻极了,你的父亲是一个家具制造商,他见过许许多多木材。他决定,要用木材的名字来为你起名。榆木、桃花芯木、柞木、雪松、铁杉、小叶紫檀……他选中了“檀”。“檀”在梵语中是布施的意思,是世界上最稀少、最名贵的木种,你就像“檀”一样,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灵物。

你从小生活在一个木头的世界里。你学会的第一句话是:这是一把椅子。第二句话是:那不是一张桌子。三岁时,你第一次对“檀”这种王者之木有了了解。四岁时,你已经熟悉了各种砂纸,认识了家中各种大小木块。十八岁,你决定出门远行,寻访那最高贵的植物生灵。

你抵达印度的时候是冬季,枯枝顶着灰蒙的天,无限萧瑟。在一棵紫檀树下,你惊讶地发现,树上坐着一个女孩,她死活不愿下来。下来,人们对着她喊。下来,快下来!人们仰起头,望着那棵树。我不能,女孩说。为什么?人们问道。因为我要等秋天来,乘着风去旅行。人们开始小声议论起来,大家互相摇摇头,叹叹气。等到星星开始在黑色的夜空中闪烁时,人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,他们互相道晚安,各自回了自家的家。

你没有离开。你脱下自己的帽子,向那个坐在树上的美丽女孩摇了摇。她告诉你,一个你所听过,最美丽的名字:一日花。

你站在树下,和她聊起天来,她的脸上散发出光亮,她的眼睛里,泛着琥珀般的光芒。一两个小时过去了,一两天过去了,你们的谈话还在愉快进行。因为接下去你也爬上了树,而她闭上了眼睛,允许你吻了她。一两个星期过去了,你的膝盖紧紧靠着她的。她浑身上下散发出含蓄的幽香,白皙的肌肤如琉璃般晶莹剔透。在你把她拉进怀里亲吻她时,她的脸上透出金属般暗红光泽。

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待在树下,会听见一些让人忍不住微笑的声音:衣服挂到枝头的窸窣声,枝杈在溫柔的摇摆下发出的嚓嚓声,亲吻落在颈部、肩上的声音……

就这样过了许多个晚上,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降临了。当你醒来的时候,你睁开眼,向她望去,发现她全身被嫩绿覆盖。一个孩子跑出门,看到这些,兴奋地大叫起来。雨继续落。你伸出手,想去触摸她挺直的、光滑的背脊,但是,女孩的身体突然颤抖得厉害,她朝后挪动了一次,两次,一定是你的眼睛里出现了某种受伤的表情,她说出了这样一句话:

这么多天来我一直想告诉你但是没能说出来,那就是,我的身体是树做的,还有,我爱你。

她流出了紫色的眼泪。

四月,树冠黄了,花香弥漫在空气中。

你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会是最后一次。你以为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
那个秋天的晚上,她亲吻了你,你温柔地抚摸她,发现她的身体上长满了小疙瘩。圆圆扁平,中间稍微鼓起,像极了一个个小飞碟。你只感到有点奇怪,没有去想更多。你醒来的时候,她已经基本不见了。还有几粒小疙瘩,正在张开薄薄的翅膀,打算乘着风去旅行。

隔着窗,那车像是滑轨上的移动键,悄无声息。那车,是从哪里开来?经过那段隧道没?多年前那里可有藤井家的房子?

岁月亲手拆掉的,又岂止是藤井家的房子。她家的房子也拆了,她家的房子也拆了。我再也无法知道,她们曾经爱过我么?我曾经爱过她们么?你那本还来不及送出的书里,有没有夹着我的肖像画?我的旧日记里夹着的那朵枯萎多年的杜鹃花,你猜不猜得到。

我要出门。我要离雪更近些。走到电梯口,我的双腿突然瘫软,窗外那一面山坡,宛若美人亭亭玉立,美到窒息。一句宋词,“画图难足”,顿时有了最贴切的注脚。

我竟觉得,每一片屋顶下,都有一个痴情人,每一盏灯下,都有一封正在写着的情书。

我迫不及待地要走出宾馆大门,突然,暴雪袭来。一如春之梨花,刹那间就烂漫到难管难收。亦如爱情,你推不开,舍不得,一任她轻薄。不是情话,情话有音。直是情书,大爱希声。却字字撞向胸口。心里满满的,我竟无法再往前走一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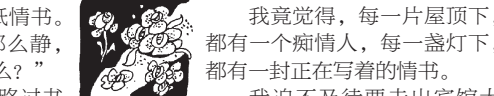
圆满了,小樽终于下雪了。

天是激情,地是坦然。那片片雪,飘着的是狂放,躺着的是欢喜,堆着的是记忆,化了的宿命。

小樽的雪,每一片,也都是情书。

他们说,小樽的这一摞情书,我们会在这里读上三天。

我喜极而泣。



檀的故事